



现代社会学文库
研究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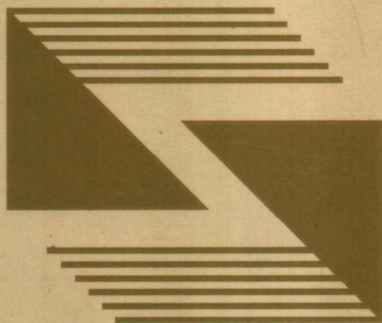
成伯清 著

OUT OF MODERNITY

走出现代性

Toward Re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定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现代社会学文库
研究系列

走出现代性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

OUT OF MODERNITY
Toward Re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成伯清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 / 成伯清
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ISBN 7-80190-992-5

I. 走... II. 成... III. 社会学-西方国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781 号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走出现代性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

著 者 / 成伯清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010)65595789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易 之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9.75

字 数 / 219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992-5/B·105

定 价 / 23.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言

“导言”往往可能是作者写完正文、能够准确自我定位以后，为方便读者理解自己的意图而设计的一种导引。而我虽是在动手撰写正文之前，就起草了一个导言，以明确自己的任务。不过，在写完之后，即试图把握西方社会学理论新近的发展动向后，却产生了一种犹疑而矛盾的感觉。我不知道摆在诸位面前的文字，是我对西方理论趋势的评述呢，还是按照自己的主张描述出了一幅未来可能的图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定位。但是，突然间，福柯的一句话，浮现了出来，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别问我是谁。”（Foucault, 1969/1995）我，不过是一个在文本的丛林中穿行、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出路的人。用来作为标识的，可能是别人的作品，但路，却是我自己探索出来的。

大概正是抱着这种心态，我尽量让自己沉浸在“社会学的传统”（Nisbet, 1967）之中。理论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启发性工具，而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联系紧密，或者说我们已是同一地球村落的居民。在这个时候，社会学的传统要比文化或者地区的差异性更为重要。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即社会学的中国化或者本土化，首先必须进入社会学的传统（陈海文，2002）。社会学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和理解现代性的一种努力，对于所有直面现代性的人来说，是没有国家或文化的边界的，因为现代性虽然呈多样化之态势，但作为论述的话题，却是共同的。当然，我们对于西方社会学中各种潜在的“主义”——比

如“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男权主义”——必须保持足够的警醒。但我们不能因为社会学发源于西方，就认为无所不是西方的偏见，那会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在这个日益连为一起的世界上，任何具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理论，都是人类共同的创造。其实，我们经常低估了各种知识创造中的共同性。积极参与世界学界的理论建构，对于中国学者——尤其是用汉语写作的学者——来说，在不久的将来恐怕并非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社会学，是全球性的事业。所以，尽管本项研究的基本任务是试图把握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进展，但我并没有将自己限定在单纯的介绍者的位置，而是努力参与理论的对话和建构。

所以，撰写这篇文章时，我们没有试图提供全景式的鸟瞰，更没有追求面面俱到，而只是尝试描绘出自己所看到的社会学未来发展的可能取向。这些取向有些已经粗具规模，有些还在探索之中，但我相信在新的世纪中，它们指出了社会学理论若干可能的发展方向。尽管必定有所遗漏，但我相信，它们是社会学新视角和新理论的生长点。

在本书的撰写中，我深切感受到理论建构的“地方性”（locality）和“机缘凑巧性”（contingency）。个人偏好的作用就无需多说了。让我感受更深的，是自己所处的学术网络对于问题意识的影响。比如在学术交往圈子中有人专攻社会网络理论，那我就会有意识地回避这个我并不擅长的领域。再比如，对于别人已经谈论得比较充分的话题，我也会以一笔带过的方式来处理。在这点上，又正如福柯所说的，“一本书是一个大脉络网中的一个结而已”（Foucault, 1969/1995: 96）。

萨义德曾言，理论像人一样也会旅行（travel）。无论以何种形式，是明确认知到的还是无意识的影响，是创造性的借用还是全盘性的挪用，观念和理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流通运动，

往往是学术活动的条件。但是，由于理论是对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状况的回应，在脱离了原发地而旅行一番之后，理论本身的批判力量，可能经过驯化、非历史化和同化而耗散殆尽。不过，若干年以后，萨义德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旅行的理论，也可能经过重新阐释、激活和转化，而依然保持自身的力量 (Said, 2000: 195 ~ 217)。确实，如果将理论视为“工具箱” (tool kit)，背景的移动有时并不妨碍其之适用性，关键还在使用者能否选择合手的工具。但是，就理论的理解而言，需要一定的脉络主义 (contextualism)，否则就会出现断章取义乃至系统性的扭曲。所以，本项研究在论题的处理上，既立足于理解我们自身的需要，又尽可能地在原有脉络中阐述具有一般性 (generality) 的理论建构 (theoretical constructs)。

以上是我撰写本书的动机和态度。当然，在使用别人的著作和观点做路标时，我是努力忠实于作者的本来意图，但在将他们串联起来时，我找到了自己的路。

本项研究所关注的核心，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最近进展。叙述理论发展的故事，常见的有三种方法，即人物史、流派史和观念史 (Nisbet, 1993)。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论争迭起，人物辈出，有关观念也是频繁更新，上述方法似乎都难以奏效。我们认为，一门学科的生命力，在于对时代的诊断和回应。只有紧扣时代的主题，抓住时代的主旋律，才能勃发活力。所以，本书在叙述了视角的转换以后，基本上是围绕时代的若干核心主题 (leitmotifs) ——尤其是关于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其中、触及我们基本生存状况的问题，来让各种观念、流派和人物进行对话和交锋。

作为现代性之产物及制度性反思的社会学，在发轫之际，曾被寄予无限期望，也曾被赋予在科学序列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社会学在经历种种辉煌与困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着重新定位。在 19 和 20 世纪交替的关

口，欧洲经典社会学家基于自身所处社会的经验，大体以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变为核心论题，并初步勾画了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事实上，正是这些擅长思想锤炼的社会学“教皇们”，创造了社会学的思维之路（贝克、威尔姆斯，2001：8~9）。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学的重心移到了美国。但是，日益学科化和专门化的社会学，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就陷入了默顿（Robert K. Merton）所谓的“慢性危机”的状态。不过，这场危机基本上主要是美国式社会学的危机。随着欧洲作为学术重心的振兴，社会学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更多的是“社会理论”——出现了新的繁荣；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形成了一场“新的理论运动”（Alexander, 1986）。这场运动主要是以整合社会学中的不同线索为取向，其中之荦荦大端者，有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沟通行动理论”（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system theory），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结构主义实践理论”（structuralist theory of praxis），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科尔曼（James 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稍成气候的在“元理论化”（metatheorizing）旗号下的诸种努力，大概亦可算是这场运动的余绪。这些理论，基本上以整合“微观”与“宏观”（Micro-Macro）（这是美国学者喜欢的一种表述）、“能动”与“结构”（agency-structure）（这是欧洲学者偏好的一种说法）之类的传统分歧为宗旨。但是总体来看，它们虽然在澄清和解决社会学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上取得了不少进展，而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上，却很难说非常成功。更为精巧的概念或理论装置，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社会学内部由来已久的争论，但并不能挽回社会学在知识领域中的整体性下滑。以至于有人慨叹，在日益市场

化的社会中，以“失意者”（losers）为主要对象的社会学，当然无法同那些关注“得意者”（winners）的“显学”相抗衡。

实际上，问题比这还要严重。“全球化”和“个体化”是我们面对的两大基本趋势，而社会学一向以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在一个“社会性”（the social）似乎终结了的时代，“社会学还是有关社会的科学吗”（Touraine, 1989）？于是乎，“社会学消亡了吗”的疑问，时常有人提出，甚至有人干脆宣布“社会学理论的终结”。不仅是理论姿态，从社会学面对的外部现实来看，也有人觉得不能不直面“社会学解体”的事实（Horowitz, 1993）。当然，也有人觉得一切都还好得很，并“为社会学辩护”（Giddens, 1997）。

毫无疑问，面对各种挑战，社会学已经有所反应。在反思（reflection）、重思（rethink）乃至否思（unthink）这门学科的一系列努力中，社会学在许多方面正在实现着自己的脱胎换骨。那么，当代的社会学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超越了经典时期？——这将是我們最为关心的问题。因为众所周知，19与20世纪之交的经典时期的学术发展，框定了20世纪绝大部分时期的学科前提和思维空间。社会学的提问方式，剖析问题时的理论定势，描述事实时的关键概念，莫不打上了那个时期的烙印。所以在20世纪，社会学尽管号称是多范式，但实际上各种取向分享了许多共同的潜在假设。应该说，“后现代”思潮的涌现，是突破现代性中蕴涵的种种假设的开始。不过，后现代席卷之处，留下的多是砸落的碎片，而且，历史时针很快就跳到了“后现代之后”。在消解了一切理论偶像之后，人们是无法忍受长时间的理论上的虚无主义状态的。新的努力开始了，但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这种新的努力，甚至不是想要填补原有偶像失落之后留下的空白，而是欲图展示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想像空间。

本书的前半部分，分别从三个方面试述了当今西方社会学

理论的视角转换。反思 (reflexivity), 虽然未能为社会学提供一种更为优越的方法论或认识论基础, 但确实是清除了不少理论盲点, 让我们站在一种更为自觉的立场上来从事社会学事业。至少, 不再让理论建构者成为一种可以豁免于自身理论之外的权威声音。而叙事 (narrative) 的复兴, 可以说是从根本上突破了对于科学的狭隘的逻辑—形式的定势, 拓展出另一片讲述人类社会故事的空间。而修辞 (rhetoric) 转向, 则让我们回复到学术活动的本真状态, 即学术是我们建立联系和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这都使我们在超越古典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发扬古典社会理论之所长, 为我们摆脱现代各种系统的殖民化, 振兴生活世界, 提供了可以替代的研究策略, 即关注理论活动的道德和实践意义。这进一步为社会学理论在公共话语领域中发挥应有的影响, 敞开了大门。

前面已经提到, 当代理论发展的动力, 与其说是理论内部建构的紧张, 还不如说是现实的挑战, 或者, 是已有理论在解释现实问题上的苍白无力而导致的危机感的刺激。当然, 这种危机感是非常切实的, 因为现实必定会让不能适应者处于边缘地位。社会学如何在一个全球化和个体化评级并驾齐驱的时代, 找回自己的位置? 当然, 凭空的理论设想, 不能解决问题, 而只有在尝试回答时代的问题时, 自身才能得到发展。

所以, 在本书的下篇, 侧重于让社会学理论与正在我们身边展开的社会现实相对质。这既是借助于特定的理论来审视现实, 也是用活生生的现实来评价理论的过程。学术与社会向来是一种辩证建构的关系。显然, 从马克思到韦伯, 关注的都是生产过程, 而对于消费则视之为附属的环节。当代消费主义的汹涌澎湃, 无疑迫使我们把理论触角从工作场所转向消费空间。消费主义既是一种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取向, 也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形式全球化的精神动力, 一如禁欲主义曾经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伦理源泉。过度的“消费社会”

又迫使我们注意到资源的枯竭，以及为了满足消费的无边的欲望而大肆发展的科技所带来的系统的负面效应。于是，“风险社会”呼之欲出。风险社会的反思，确实是出乎古典思想家意料之外，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然可能反过来报复人类。而如果让这些思想家从坟墓中重新再生，他们可能对当今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改造，更加感到吃惊。天涯若比邻、世界一线通的“网络社会”的情景，大概是他们无法想像的。尽管这场变革的威力和潜力现在还未充分展示，但其中种种迹象，已是昭然若揭。当然，全球化并不仅仅是拜技术之赐，关键还在于人类连为一体的意识的增强，这是人类行动的一个思想背景。全球化显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简单地加以欣赏或者拒绝的过程，也不是一种可以掉以轻心的现象。9·11 恐怖事件便是明证。全球化让一切地方性的东西全都带上了新的含义。对此，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社会理论，面临根本性的挑战。“世界社会”是一种乌托邦的实现，抑或不过是我们充满了苦难的过去的放大而已！

当然，我们所拈出的四个维度，也是四种不同版本的讲述当代人类社会的故事。它们之间的交叉重叠和相互强化，大概无需赘言。也是在讲述这种不同的故事中，社会学的许多方面也在进行着实质性的调整。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当代社会再也无法用一种单一和谐的叙事来描述了。多样性和异质性，既是现实的特征，也应是理论的必然。

当然，在具体论述中，当代理论的主要趋向，主要人物的核心观点，都将在一个对话的框架中得到展现。学科的重新定位，时代的关键问题，是他们共同关心的，也是他们的贡献所在。

至此，有必要对本书的题目稍作说明。吉登斯曾言，社会学是“关于现代性的研究”（the study of modernity）。但在我们迈入新世纪之时，无论是现实还是思想，似乎都在自觉不自觉



地与现现代性保持距离，至少是要与那种独断、单一、总体化的现现代性划清界限。突破现现代性之种种铁笼和限制，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非得接受“后现代性”的说法。事实上，各种“后”论，不过是一知半解的做法，甚至是一种学术上的懒惰，因为它们只是确定我们再也不能使用旧的概念了（贝克、威尔姆斯，2001：16~17）；或者按照卢曼的说法，它们只是“表明当代社会失去了对于自我描述的正确性的信念”（Luhmann，1998：ix）。归根结底，种种“后现代”的表述，其实是继续着“在现现代性之中的纠缠”。“历史的终结”或“最后的一个人”的论调，不过是末世论（eschatology）的翻版，最终迎回的还是黑格尔式的宏大叙事。在或然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的时代，甚至提出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alternatives）似乎也不过是一种镜像重复。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走出我们原有的框架。但去向何方？我们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可以预先确定答案的问题。

以现现代性为主题的社会学，自身也是现现代性的产物。走出现现代性，也意味着社会学需要突破既定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粗略地说，本书的上篇就是要走出伴随现现代性而生的唯科学主义方法论的樊篱，而下篇则是概述突破现现代性社会形态的当代主题。当然，“走出”是一个过程，并非已然达成的超越状态；“走出”也并非就是抛弃原有的一切，彻底叛逆。事实上，走出只是一种出发，一种走出困境和危险的行动尝试。“如果任何事物都是有危险的，那么我们就总是有事可做”（Foucault，1983：231~232），福柯的这句话，大概是所有出走者都应铭记在心的。当然，时代正在向一切人昭示，我们已无家园可守，我们注定要不停地出走。

希望我们在指出西方社会学重新定向的关键维度的同时，也能勾画出 21 世纪人类社会可能的发展图景。不过，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同人类一样古老的问题，即关于未来社会的想像。

我们知道，乌托邦，在西方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始，在中国自《礼记》中的“大同”始，就不绝于史。而自 20 世纪以来，似乎“反面乌托邦”（dystopia，也有人翻译为“敌托邦”）吸引了人们更多的注意力。那么 21 世纪的人将可能如何设想自己的“美丽新世界”？以前的社会想像中总是缺少社会学所揭示的“结构限制”，但是过于看重技术的支配作用，似乎也感染上理性主义的病毒，而失去了浪漫想像的能力。未来的美好生活——目前所具有的只是消费主义的幻想——将是如何？或许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回答一半。如哈贝马斯所言，随着社会从现代性走向晚期现代性，基于内容的乌托邦也趋于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基于过程的乌托邦：对于未来的美好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对于如何才能达致这种美好社会的过程，我们或许会有一样的看法。我们正走在通向美好社会的路上？

目 录

导 言	1
-----------	---

上篇 视角转换

第一章 反思转向	3
反思性与现代性	5
反思性与“社会学的社会学”	8
立场的反思：立法者与阐释者	13
“反对反思”，或者“只进一步”？	16
第二章 叙事转向	21
范式性认知与叙事性认知	25
作为叙事的社会科学	29
叙事社会学	33
时间与叙事	40
如何书写社会学？	49
第三章 修辞转向	56
修辞的认知性	58
探究的修辞学	64

社会学的修辞	68
待开创的未来	91

下篇 时代主题

第一章 信息社会	95
信息社会的轮廓	97
信息何为?	103
信息化的时空后果	110
透明的控制型社会?	121
第二章 消费社会	125
消费社会的视角	125
消费主义的心理逻辑	129
消费主义的社会逻辑	134
消费、阶级与情感劳动	141
消费主义的蔓延	145
反消费主义?	148
第三章 世界社会	152
民族国家框架的局限	153
全球体系的结构分析	158
社会学想像力的拓展	165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	170
从地方性的角度看	177
附论：作为一种神话的全球化	186
世界社会的图景	192

第四章 风险社会	202
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	203
风险、信任与政治	227
风险、时间与决策	238
风险、文化与恐惧	250
结 语：新启蒙与新社会学	255
参考文献	266
后 记	290

上篇 视角转换

在不同时期，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相应的宇宙观（cosmology）和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模式（mode of cognition）。对于社会学来说，关于社会的基本特性和演变方向，就经历了从相信进化、进步、秩序、解放，到认为社会存在充满了时境性和偶成性（contingency）的转变（Therborn, 2000）。当然，“一门学科的‘科学敏感性’的转移，通常是由重大的社会和全球发展所促成，导致对不同问题的重视，并鼓励创造出不同的话语模式”（Alexander & Colomy, 1992: 38）。而更重要的是，在不同时期，一门学科也有自己的认同和在公共领域中的定位。这也就涉及这门学科以怎样的表征方式来与外界交流。

毫无疑问，以往社会学都是以自然科学为仿照对象，并以进入科学的行列为荣，为未能获得普遍的科学性承认而焦虑和辩解。即便自主张“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科学哲学得到大肆渲染以后（法伊尔阿本德，1992），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也从未放弃标榜科学性的努力，不过，关于科学本身的观点发生了巨大改变，或者说，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边界发生了位移。

那么，社会学在自己的认识和表征模式上，到底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呢？或者说，社会学中出现了怎样的视角转换以及如何重新给自己定位呢？这是本书的上篇所要努力给予勾画的内容。

